

7
12

儒林公議

宋田況撰

全

進步書局校印

儒林公議提要

宋田況撰凡二卷紀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自建隆迄慶曆間靡不賅備而五代十國時事亦間及之隨手劄記先後多未詮次蓋非有意於著書也況為夏竦幕僚竦所深嫉之富弼諸人況譽之不絕口其亦異於世之黨同伐異者矣書中拳拳於黨禍所自起絕無標榜門戶之見三代之直道而行不意於此書見之顏曰公議庶幾當之無愧焉

儒林公議卷上

宋 田況著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艱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主社許之。一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楮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末年友愛彌篤。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纂嗣。下河東。海內生靈浸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進惟堯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太宗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遂留駕前。刻漏及澤。儀於行宮。蓋深憤醜虜憑陵。志在必復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曆甲申歲。既平保塞叛卒。留住常山。繕葺宮殿。藻塋一新。宴殿特瓌壯。兩廡修敞。不減京都。集英制度。蓋宴犒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躡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有寫御容至偽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真人之在御也。

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爾。因問曰。朕何如。

卿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太祖少在兵戎間累著戰功以至得天下然以興隆學校為心京師建國子監每與駕親臨以觀其役識者知太平之有漸矣

王曾僕射有臺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者可當煩使惟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語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已乏困旬漸吉旦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它辭惟甫退所館已有特勅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署勅也惟甫慙歎久之其他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為明理之言

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敷之時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億復編敘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西崑體其它賦頌章奏雖頗傷於彫摘然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陳從易者頗好古深擯億之文章億亦陋之天禧中從易試別頭進策問時文之弊曰或下里如會秤或叢勝如急就億黨見者深嫉之近山東石介嘗作怪說以詆億其說尤甚於從易謂億利

毀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欲盲聾天下耳目。謂吾學聖人之道。有攻之者。不可不反攻之。譬諸盜入主人家。奴尚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死且不避。豈至是耶。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變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訾羣興。范富皆罷為郡。介詩頗為累焉。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帝天啟神機。舉無遺算。開端創制。事未成就。遂厭區夏。太宗皇帝以新即勳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之亂。以刷滌汚俗。勸人忠義。為本。連闕禮闈。收采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冗濫亦不可勝言。當時議者多以為非古選士之法。故真皇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謂舉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太宗滌汚革舊。一新簪笏。則明者亦默知其意焉。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轂。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

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鞵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謹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蹀。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千萬。恢復幽薊。逐殪虜於窮莫。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竇元於拓跋夏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奉。求朝廷真冊。讓者雜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遵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輩筦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湫未定。兵力尚寡。然元昊戍其下。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己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踰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謂羌真小而怯也。屢遣裨校。率兵縱掠。元昊既忿。且以為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惶。懼必不守。雍檄召劉平。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却。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躐陣。所向披靡。然賊眾千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蹂亂。無復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為賊繫。自爾賊勢雄張。官軍懾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川。又一年。懷敏陷於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皆舉軍敗覆。窮賊奔潰。

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尚斬讖千餘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束手就殪。如投陷穽焉。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歟。將天假羌酋以為國患也。

康定辛巳歲。韓琦為陝西經畧安撫使。尹洙為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己。杜行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己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為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為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人羸形誘之。時妻老弱牛畜。令官軍將獲。眾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

出不可勝數。烟塵空合。前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玉珪。桑懌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為衆所歸咎。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鞫。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它罪譴焉。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時將兵破甘涼。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自是益喜戰。勢亦漸盛。德明死。繼拔斃牛京哥城。响廝囉雖遇敵力戰。元昊所部亦傷死者衆。然大勢已變。遂南徙。歷精誠文法。浸弱矣。又其子瞎躡摩躡角背叛。其父自立。摩躡角素依首領。郅成俞龍為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昊子寔。令偽號梁王者。由是角廝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矣。

拓跋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抄邊境。及公移寃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於廡下。使輜治出餞館。已更赭袍。鳴鶴鞞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一旦貢表求封冊。廟論者乃責以藩臣之禮。欲必行天誅。何不思之甚也。

元昊既志在恢拓。數侵諸藩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為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勤。二浪訛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毋。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為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為生剛。捉生。其廂左距契丹。右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為謀勇者。人或言皆有異志。元昊並誅之。而勢亦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眾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殫耗。是以議者欲亟與之和。苟紓一時之敵。

天禧中。西蕃酋領李遵反。鄯城溫共迎角廝囉為主。以興文法。遂逼秦州。時曹瑋作州帥。逆戰於三都。各著眾大敗。自後不復敢寇漢境。唃氏後迎李遵。鄯城溫殺之。又為拓跋元昊侵逼。文法終不能盛。朝廷加以旌節。歲有賜予。唃氏亦時遣人朝貢。康定初。元昊擾邊。官軍顛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章請使唃氏。令率眾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方達唃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悉達。徒捐金繒數萬而還。議者以謂唃氏危窘。自

固不暇。豈能為朝廷固元昊哉。渙策疎矣。

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戎。意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墨時寇準作相。高瓊居親衛。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堞號令諸軍。既四顧。滿野皆胡騎。益不自安。準指麾言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幸。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準曰。皆可斬。及虜寇講和。車駕還京師。準之功無與二。準亦豪俊自負。欽若輩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城下之盟。古所深耻。今陛下初御海內。為夷狄陵侮。亦不幸爾。上曰。為之奈何。欽若曰。非天表瑞。賊威儀畢備。則無以聳狄人而掩茲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勒功岱嶽。以誇戎夏。丁謂輩遂從而希合之。加以承祖宗恭儉之餘。帑藏充牣。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洎封祀禮畢。玉清景靈會靈三宮觀成。國力為之耗竭。用事之官。賞賚金錢幾千萬。近世以來未有也。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瓌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椽桷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統。工色巧絕。覺拱樂楹。全以金飾。入見驚悅。褫眊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

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雙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謂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備天聖歲六月。中宵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穹碑。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柄相黜。判官翰林學士宋綬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宮使。力期興復。議論喧然。言事者亦競進說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痊為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為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歷中。不十年間。相繼交煨。畧無遺焉。欲為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為官家。其義未諭。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蹟。深合於此。上甚說其對。

曹冀王彬。遭會興運動。效寢著。諸將平蜀。競掠財寶。彬獨不犯釐。忽由是太祖益知

之性兢畏不伐破唐回入都城令監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及動望日隆名寵益峻愈謙下謹懼以保祿位每出鎮蕃間卑躬待士遇計臺巡視封部雖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遠從者端笏迓於路左使者見之無不愧恐宿僚或有以過禮為言彬曰上使此人來窺我爾其畏惕如此子孫知義方者亦能遵其家法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眾皆服其識量

曹彬居第卑陋未嘗修廣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臨終誡諸子曰慎不得修第厥後遵其遺訓無敢踰者及中宮升儷門戶翕赫里巷之間與馬填扱亦止加丹堊而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而廣侈之居以養氣體則儉菲之奉不能充理勢然矣矧子孫被華腴之廢不知艱苦者哉其致滿覆無惑也吁如曹王之保家訓後可以為富貴之師矣

上既廢郭后羣臣無敢言者時孔道輔為御史中丞范仲淹居諫職知不可以偏言奪乃相與率臺諫合入伏閣拜疏上遣詣中書諭以廢意時李迪在相位謂道輔曰

廢后古亦有之矣。道輔對曰：「今天子神聖，相公當以堯舜之道佐之。奈何引古者失道之君廢后事以為證耶？」迪由是怒道輔。仲淹皆黜補郡。餘皆罰金而已。疏云：「君者天下之父也，后者天下之母也。天下之母可以無罪而廢，是天下之父亦可以無罪而廢也。」此淹之辭。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飾之。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贊佞符瑞，急希進用。當其役慮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甚，每朝歸策，則亟就書室，嘿坐端慮。或呼婢僕脫鞞，則瘡膿霑漬，亦不自苦。少求休息，十日旬，乘閑步於廊廡，忽見紅英墜地，訝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樹耶？」乃彌年所居之儼地也。其銳進如此。時人目為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悃愾，章聖崇奉，瑞貺廣構，宮殿以誇夷夏。奭累疏切諫，上雖不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孫奭敦守儒學，務去浮薄。判國子監，積年討論經術，必請精摩。監庫舊有五臣注文。

選錢板更建白內于三館其崇本抑末多此類也

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為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韻篤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為講學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學者
遇秋試詔下則四方多士競投牒於學干試求薦罷則引去無肯留者初試補監生
但無大謬無不收采生員得牒以歸則自稱廣文館進士監出一牒生員輸緡二千
餘目為光監利為公解之用直講置員但躡為資地希遷榮耳自景祐以來天下州
郡漸皆建學規模立矣慶歷初令賈相國昌朝判領國庠予貳其職時山東人石介
孫復皆好古醇儒為直講力相贊和期興庠序然嚮學者少無法利以勸之於是史
館檢討王洙上言乞立聽書日限寬國庠薦解之數以揀之聽不滿三百日來者日
衆未幾遂盈數千雖祁寒暑雨有不却者諸席分講坐塞陞序講罷則書名於籍以記
日固已不勝其譁矣講員日衆判長奏假庠東錫慶院以廣學舍為大學詔從之介
復筆益喜以為教道之可興也他直講又多少年喜主文詞每月試詩賦論策第生
員高下揭名於學門介又好議都省時事雖朝之權貴皆譽譽之由是羣謗詆興漸
不可遏介不自安求出倅濮州言者競攻學制之非詔遂罷聽讀日限一切仍舊學

者不日而散復如初矣。議者曰：學校之設，固治國化民之本也。賢不肖知之，然古今不同。勸導異方，古者舉鄉命秀，必由於學。舍是而進者，鮮矣。今考士升藝，不由於學。思治者失其本，而欲以末制驅縛之，其終為害也宜哉。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復漢土，則還蹕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晉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輕舉耶。

太祖嘗密遣人於軍中伺察外事。趙普極言不可。上曰：世宗朝嘗如此。普曰：世宗雖如此，豈能察陛下耶。上默然，遂止。

李漢超帥師於高陽關，貸民財而不歸之。民搥鼓登聞，上訴。太祖乃謂之曰：爾之鄉里亦嘗為契丹所掠乎？曰：然。上曰：自漢超帥後，有之乎？曰：無之。上曰：昔契丹掠爾不來訴，今漢超貸爾，乃來訴耶。怒而遣之。乃密召漢超母，謂之曰：爾兒有所乏，不來告我，而取於民手，乃賜白金三千兩。自是漢超奮必死之節矣。

張詠當太宗朝，時望漸高，執政者忌之，恐有大用。言於上，謂詠有威名，欲以武爵處

之詠聞不樂。一日燕見。自請為武臣。別求三千人賞糧。親募拳勇之士自衛。以備出戰。上不許。自是執政無敢議者。

祥符中。軍士有告其營將誅毀天書者。上怒。欲鞠正其罪。時馬知節在樞府。力言不可。且曰。天書之降。臣等若非親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軍校手苟正其罪。則軍政不能肅矣。遂止。

又李漢超將勁兵五千。駐高陽關。以捍兵戎。漢超常患兵少。因遣其子奉章詣闕。求益兵。太祖逆謂之曰。汝父使汝來求益兵耶。乃賜其子食。已而謂曰。汝父不能辦吾事。則侯契丹斬汝父頭。吾當別有能辦吾事者。兵則吾不益也。遂解寶帶。及以金帛厚賜焉。漢超乃自奮勵。終能北禦彊寇。不內侵。鞅議者曰。太祖以天威神畀。戡削多亂。夷狄懾縮。不敢內侵。然亦由將之得人也。漢超以寡禦彊。未嘗挫勢。亦由兵精而任專也。今之治邊者。兵益冗。勢益敗。國用已殫。而戎患方熾。誠可浩歎哉。

張詠在白士間。意槩不羣。秋試。未薦於大名。上書公府曰。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詠名在張覃之右。且覃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善著書十餘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慎。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

聞者無不服詠善讓謂可以勸薄俗。又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朋游有勸詠以聲賦贖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耶。其自負如此。

張詠所臨之郡無不完決前後民愛之如父母再治蜀恩威條教動皆可紀益人至今謠慕比戶畫像祠之以謂諸葛武侯之後無逮之者蜀人性游侈嘗親春以勤嗇教之民皆感其意焉。

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鹽詠無問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邏捕者入郡白詠以為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鹽自活忽焉蝨斯屯熾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止竹杖成則繩之以法聞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婿爭家財者訐曰妻父遺命十之七歸婿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竦然命酒醉之謂其子曰爾父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婿也若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婿之手矣今當七分歸爾三分歸婿也其子與婿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比防南寨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錢官

監之直。青朱價以博易之。糧廩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張詠性剛急。嘗作鯀鯀魚賦。其序畧曰。江有若覆殿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噴魚也。觸物則怒。多為鷓鴣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鯀鯀。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為編箴曰。百行同轍。一編則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躋柄用。後進不知論者。以為詠躁慢。不任輔弼。何輕誣之甚哉。

揚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為利變。章獻太后寵冠妃御。人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立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揚后德。當正椒闥。未半歲。乃參大政。億終不悔。朝廷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息用為本。復為佞邪者所排。眷寵寢衰矣。億性又疎放。言或輕發。時陳彭年方親幸。潤色帝制。有讒億云。竊議聖文。非親制者。上不樂甚。一日。召億入禁中。賜燕肴酒極豐美。至於杯案之屬。皆常所未見者。既而命小黃門捧書數箱示之。皆文藁也。其中刪塗改削。皆上親翰。億皆伏讀。深贊天作之美。上忽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辯。但惶懼而退。未幾。以母往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急歸侍。不待報而往。但留書時相所為數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繒藥劑。未之罪也。億遂自稱疾不出。晁迥李宗諤輩皆

貽書趣億歸。但假弟倚答書曰。兄書語大錯。喜怒不常。委是心神不定。乃為母奏乞免官爵。言者亦請紀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務西洛。許居陽翟治疾。然門生館食者尚十餘人。踰年質用漸窶。乃表述嫉謗所集。賴唐明保辨。再章求典。許田不報。復求歸覲。乃就命守汝陽。既而得綠毛龜。表獻稱瑞。繼復求覲。遂召還京師。貢章願偏謁。玉清諸宮。始混和於時。卒矣。未幾卒京。今上新政。追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張詠正直少合。與楊億頗相知。善書。遺億書云。世之才豪。須藉智識制之。則豪氣不暴。縱不與伊呂並轡。亦合著名垂範。不朽。肩肩罹禍者。自古何限。蓋智不及氣耳。大率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迹繫中禁。聲馳四方。苟加順氣於和。奮精於漢。超然獨到。邈與道俱。不臻長世之期。足為瑞時之長。億文詞侈博。落筆即成。生平纂集數百卷。其劬勞至矣。然皆聲韻偶麗。編組事物。鮮有及理之文。詠之書億。其真益友之言歟。

劉平石元孫。既為昊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畧曰。惟保定之窮邊。稽有唐之前制。遥兼鄭滑。旁總邠寧。領北平三軍。洎安西四鎮。精銳五萬。具裝九十。秀臂之出奇兵。馬麟之提禁旅。禦茲西寇。尚或無功。而况營府久荒。樓

雄重軍依然狐兔之藪莫董亂虎之師臣受畧之長便議營繕城繞板築地已凍堅
方卜中春再程庶役夫以小美負德積歲造謀跨竇融之故區有呼韓之舊地廣募
凶黨十倍賊庭若不靡之以恩則當較之以計方將一跳盪精練師徒竊李牧厲門
之機希羊祜終南之算俟釁為動持重以須不需百級之勞冀成歲月之效豈意鄰
城狙於常勝大將墮於奸謀忽沮我師數增賊勢改襲犀兕屬厭饑糧四校驚嗟三
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明又曰朝那平地杖策密邇回中川閣賊運交通以四萬
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公聚散要衝又固圍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永
圖又自資性憂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冒垂蔓以殞心由
是數為言事改換其語以為諛封章傳布漏泄近機復引破膽殞心之句為怯懦特
甚示夷狄以弱不復原其自敘歷官艱難之意後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並得實
封以聞竦文思精敏善於敘事傳其章疏徧於天下亦頗以此為累焉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
及臨知白寢所見其故氈練被帳帶質素嗟美久之亟令輦帳具卧物以賜後之稱
清德者皆以知白為師丁謂貪權怙寵飲蓄無厭南遷日籍沒其貲奇賂異玩陳嘗

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夭。朝廷以其第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以謂為誠議者曰。夫物儉則常足。常足則樂而得美名。禍咎遠矣。侈則常不足。常不足則憂而得訾。福亦遠矣。世有舍樂美而寧趨憂訾者。信手為惑也。

明道中。江淮荐饑。乃命王隨為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能拯傷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緡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矜問。示為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天聖中。明肅太后垂簾漸久。閹臣用事。競欲過尊母閣。以徵權寵。上勢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各仗前詔。至日。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秘閣。為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懌。遣大閹下仲淹章於政府。問其當否。晏殊方為資政殿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於朝。遂貼職秘閣。聞其事。頗憂懼。亟呼仲淹於第。切責之曰。爾豈愛國之人哉。眾或議爾非中直者。特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言者之累乎。仲淹方對。所以當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為彊辭也。仲淹退。移書於殊。畧曰。日者以某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置釣。仲尼斬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紲。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彊鄰。諸葛

亮遜主於敵廬。陳湯矯制之大破單于。祖遜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仗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耳。若以某遜名為過。則聖人不必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某患遜之未至耳。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斯言之有罪。必不疑其僥覲也。敢輕一死。以重當代之法。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覲。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是行君臣之禮。非敦母子之義。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后族彊熾。竊此為法。以抑制人主者矣。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過之士。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殊甚服。

呂夷簡王曾同在相府。曾公忠守道。夷簡專用小數。籠引黨類。復縱其子公綽。交結人士。威納貨賂。其門如市。曾知而惡之。夷簡權寵益盛。范仲淹輩數於上前攻其短。既而言者相繼斥逐。曾寢不樂。然曾性淳厚。又不欲有欺於同列。一日先白夷簡欲

面啟求退。夷簡答之曰：「便俟旬時作表章。」當與公同避賢路耳。既而夷簡急拜章求罷，不復白曾。曾頗後時。上方疑曾不能容夷簡，曾怒為所賣，乃密奏夷簡賍私壞公朝綱紀。上乃詰曾實狀。曾素不知主名，不能對。遂兩罷政柄。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止以資政殿大學士判邠州。夷簡薦王隨、陳堯佐作代，二人皆無應務之才。隨又多病，數在告。未幾為諫官所論，皆罷。上復思夷簡，終再用焉。

薛奎參預宰政，頗質厚任真。明肅太后將行恭謝宗廟之禮，自呂夷簡而下皆阿順聽命。獨奎抗議不屈。明肅深忌之。然眾議已定，遂備法駕容衛，一同帝者。識者頗以為憂。及明肅崩殂，夷簡等皆黜補郡。獨奎留馬，意將可以為相。及李迪再居相位，疎直言，遠時務。上察其材短，未有以濟之者。時范諷方以言幸，乃論非夷簡不可。奎遂稽於大用，以至終身。知者惜之。

李迪既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淹淪久之。上即位，知其名節，深所屬意。明肅太后既崩，呂夷簡等皆罷釣軸。亟召迪為相。迪樸忠寡林，但務廣推恩惠以悅人心。首下詔收敘諸罪廢之官，賅汙奸狡之人。所共棄者皆復爵秩，授以民政。又勅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軟奸賍，眊亂不才者，幾二百輩，勸沮之法。由茲

益壞人望替矣。蓋夷簡復來。譏間者且至。迪遂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范仲淹入參宰政。富弼繼秉樞軸。二人以天下之務為己任。謂朝政因循日久。庶事隳敝。志欲剗舊謀新。振興時治。其氣銳不可折。仲淹建議塞廢補之濫。復限以年齒。定磨勘之法。由博士遷高書外郎。由外郎陞郎中者。非為不以名聞。弼皆贊美其說。果推行之。由是中外希遷賞者。嫉謗日熾。仲淹不自安矣。先是京邑辟司有大閹。諸宦領之。如皇城辟收者。皆衛士國駉。目指氣伏。動必如意。或十餘歲不代。次當補者。系羨理不可得。弼與韓琦協議。制以三年為率。不得復有干請。久任者悉奏更之。由是閹宦大譟。惡弼如枕干之讐矣。仲淹自以久事右鄙。羌勢未寧。願出使以專西畧。遂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弼自以累使北戎。再講和約。朝廷每論北事。多以任弼。乃慷慨許國。力請宣撫河朔。裁輯邊務。為預備之計。二人既出。攻讒者接踵而至。謂仲淹弼不忠。務欲傾搖邦政。覲幸功名。上漸疑之。乃罷仲淹參知政事。知邠州。罷弼樞密副使。知鄆州。時諫官歐陽修。余靖輩咸協同弼等。或議時政。漸以他事被逐。日為朋黨。浮薄競肆攻訐。希執政意。以致好爵。仕路險薄。益無耻矣。議曰。君子小人各以榮譽。蓋聲應影附。自然之理也。近世並立於朝。以道德相勸摩。為眾所媚者。皆指之

為黨未知同心一德以濟天下者由何道而可致哉

夏臺叛命之二年勢益熾橫朝廷疑其有吞噬關中之意由是獻議者請修潼關以拒之時宋庠參預大政銳意主其議遂詔興板縮置樓櫓戰具回關門而反闔之關中士民嗟怨謂朝廷棄之矣甚者取材興役半出於華陰其民之心可知也然見者則知其無益於備而徒失民心朝廷後知其非悉命撤毀之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乾德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時中選者唯穎贄一人自是罷不復舉至咸平中始復舉之所對策限以三千言景德後又先於中書試六論應係條式者方預臨策益為艱峻矣近制試論於秘閣數時之間督迫取就舊制舉人納卷不許踰申刻蓋慮久則皇城掩關故耳有司不詳故事乃不許及申時試人眎景高下寤覺成文故每三四歲一舉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

慶曆初夏寇方盛陝西四路並任儒帥久而未有成功時呂夷簡為相上深所注意夷簡因言四帥皆儒臣於軍政非便俸祿又薄於偏裨遂皆除觀察使欲責其成功

時范仲淹帥環慶為呂所惡。又授任。乃抗章辭讓。言臣聞先王爵以讓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又聞貴貴者為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綉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斧。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遂為武官。學士丞郎。一出謂之換過。入朝既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受有利名。臣若嘿嘿而兼之。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畧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外閫。以節度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命。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視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已。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事。即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失朝廷之勢一也。又既為外帥。則而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害

於邊事。豈敢區分。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必令覆奏。而臣輩豈不監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縱之體。此則減論議之風。乘二也。又臣至邊。常責將佐當圖實報。上效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歲年以來。所奏邊效。稍稍得實。不致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昌熾。復來。今大臣將三換寵數。更何面目責諸將之實效。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而共其憂患。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饑。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糲糲。經踰歲年。不知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載。棄而埋之。負罪以遁。不能遠者。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輩。心同憂患。為國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於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寒心。亦欲獲厚祿。養敢死之士。以除寇患。今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十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日而御之。以待其變耳。臣恐此輩一旦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以安天下。威四夷。

也。臣自邊上熟戶蕃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偽署觀察團練之名。臣若授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業。遭逢盛時。以文藝發科。陛下擢於祕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又踰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曩者。以言事效。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黷于聖聽。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以塞朝廷之薄責矣。而臣自足其咎。未嘗怏怏。此縉紳之所諒也。前年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過之。議遂至於臣。逮至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復然者數四矣。自知非將帥之才。豈可以了大事。且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則引退丘園。歌詠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以貪夫畜臣。減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荷戈之事乎。此臣為私心而辭者也。伏望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

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畧邊事。節制諸侯。其體重矣。而况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如方榮劉興華。不若減厚祿。而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汨喪不樂。意衰神瘁。則百事墮墜。豈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劾無功。冒賞之過。又劾違制之命。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所以知其退而不知其進也。唯天鑒處之。夷簡視奏。不樂然。逼於物議。未幾。并他路皆罷廉察。復學士之職焉。

寇準在相位。以純亮得天下之心。丁謂作相。專權黷貨。為天下所憤。民間歌之曰。欲時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寧。當去丁。及相繼貶斥。民間多圖二人形貌。對張於壁。屠酤之肆。往往有焉。雖輕眇頑冥。少年無賴者。亦皆口陳手指。頌寇而詬丁。若曰。恩讐者。况耆雋有識者哉。

儒林公議卷上終

儒林公議卷下

宋 田況著

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唇吻。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士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為諷所薄。及龐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其詞籍誥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予不忘矣。蓋指諷為四凶也。論者益畏之。未幾出守南陽。遂卒于官。疾亟。自噬舌。嘆其血肉。聞者深鑿之。范諷齊人性疎誕。不欲小節。嘗忤外計。乃索官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大言。押闔。亦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闕畧財計。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噉呼。或不冠帽。禮法之士深疾之。時人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識者亦以諷非廊廟器。未幾被黜。遂卒。

國灑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至仗。當世人士或不識朝廷容衛。至今尚然。太宗朝嘗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閣舊圖。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著。其文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

政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麾金吾仗。候勅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况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常朝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閣。為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也。是為隻日常時聽斷之處。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書門下御史事。謂之日歷。為皆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即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并予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

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

夏寇既敗官軍劉平石元孫陷沒延州幾至不守范雍日告朝廷益兵復為詩以言賊事凡數千章其傳播者云七百里山界飛沙與亂雲虜騎擇虛至戍兵常忌分嘯聚類宿鳥奔敗如驚麇難稽守邊謠應敵若絲棼又云承平廢邊事備預久已亡萬卒不知戰兩城皆復隍輕敵謂小醜視地固大荒願因狂狡叛從此葺兵防又云劇賊搆中寨中寨賊之助得者也驅馳甲鎧精昔惟矜笑騎今亦效攻城伏險多邀擊驅羸每玩兵拘俘詢虜事肉盡一無聲蓋為前屢得賊中謀者雖斃其肉且盡終無一言故雍詩有云初朝廷輕視元昊邊臣奏請不甚允從至是方罪樞臣而逐之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慚伏而退後嘗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未易有也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為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孔道輔祥符中為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即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以

笏擊蛇首斃焉。由是知名。後鄆人石介作擊蛇笏銘。其文甚激。今具載之。曰：天地至大有邪氣。奸於其間焉。為凶暴。為戕賊。任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能禦也。人生最重。或異類出於其表焉。為蠱惑。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能格也。祥符中。寧州有蛇極妖異。郡刺史而下。日兩至於其庭拜焉。人以為龍也。舉州內外遠近。無不駿奔走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閣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至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則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也。無異焉。郡刺史而下。暨州內外遠近。昭然發矇。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亘百世而長在。在堯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乃在齊在晉。為南董筆。在漢武帝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明。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興漢室。佛教微。聖道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殺。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間。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擊之。朝廷之

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於一蛇。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氣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笏乃能得。夫物之在公。能破邪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夏賊叛擾。累年。官軍頻敗。關中物價翔湧。天下為之騷動。朝廷欲與之約和。而未有以。採之。范仲淹帥延安。乃使人遺書元昊。稱朝廷仁貸惜民之意。許歲與金繒。勸其納款。書已行。始聞於朝。執政皆不喜。時宋庠參知政事。言仲淹專擅可斬。辭甚堅。忤遂貶仲淹官。知耀州。以龐籍代之。籍亦屢致和意於賊。朝廷又密許籍以柄用。俟和議成。然後召賊。乃遣其腹心楊守素入朝講約。易其名為曩霄。朝廷亦遣使答之。然終不見元昊。久之乃定。歲賜銀絹各十萬疋。而茶六萬大斤。遣張子奭冊元昊為夏國王。復厚賜之。元昊遣人約子奭留於宥州。亦不相見。封冊重幣。如委之榛莽。子奭由此遷秩。籍入為樞密副使。皆自以為功焉。

契丹知王師屢為元昊所劓。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關南之地。意謂本石晉所貽舊疆。為周世宗所取。今當復歸於北。乃述世宗取地之後。有人

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為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英等既入境。乃嘯聚雜虜於燕薊之北。以堅我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虜主宗真對弼語言。忽慢謂朝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辭往反數日。方許納幣。弼歸。朝廷定議。別立誓書。以往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疋。通前數。每歲五十萬矣。前所與歲幣。皆虜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輦至虜界。白溝。真方許之。輦畜之費。益不勝其數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則座列頗卑。今既敵國。禮宜均比。朝廷亦從之。由是虜勢益驕矣。

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真當是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退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界夾西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為北邊。又言清戢所管。却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真既以彊盛夸於中國。深耻之。乃舉眾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騷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時芻芟。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勝幽州。稱

元昊歸款以自夸大其畧云元昊曩自先朝求為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云鳥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養之深恩肆狂悖之充性擅誘邊俗巧謀激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觀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謀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藏蔽懼為朝廷所知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賊為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偽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慶曆三年既放春勝時議以為取士浮薄浸久士行不察學無根源宜新制約以救其弊執政與言事者意頗符同乃勅兩制及御史臺詳定貢舉條制翰林學士宋祁等上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專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日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

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飾矣。故為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試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則閱博者咸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當依舊註。則科中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文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彌封。謄錄進士諸科經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為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才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其要。今天下州郡並立學校。至秋試投狀。必由入學聽習。方許取應進士。並先試策問。以經史時務。次試詩賦。格外特許。依微唐人賦體。諸科舊制。對墨義外。有能明挖經旨。願對大義者。直取聖賢意義解釋。或以諸書引証。不須具注疏。尋降勅旨。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以牽制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樸美之茂。而無興學養成之法。其飾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之。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願與改更。比令詳酌。仍照宰府加之參定。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行實。先論策。則

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舉察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式詔既下人爭務學風俗一變未能幾道議者多出外官所見不同競興譏詆以為俗儒是古非今不足為法遂追止前詔學者亦廢焉

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之地修其國之威法諸戎遂漸為所制常得中國所賜紉錦以其精緻者藉地使牧豎汗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他日富盛是等固當踐之其用意貪侈豈易盈哉自石晉求援為耶律德光所立約為父子之國歲輸絹三十萬舉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為德光壽自是失其控壓之要縻之無全策矣虜雖時有聘問不過豐貂大腊顛駮數四而已其隣國曰渤海女真室韋達靼奚霫之類皆奉之其民慄鷙善鬪堪艱苦但眾寡不侔故為所制耳梁及後唐時尚有未貢者自是阻門偏於疆力晉高祖時秦維翰疏云契丹自數年來最為強盛侵伐鄰國

吞滅諸蕃。蓋謂是也。每興兵擾塞。則傳一矢為信。諸國皆震懼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喧。專顧指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陳。晝戰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鈺。或吹鼙。角。或為禽鳥之聲。各隨部隊。撒卷而去。至明不遺一旗。軍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什伍助前後急。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人能死戰。而又山後郡縣俗情。篤實。高上。武士。士農工商四者俱備。以資其用。其主雖遠。徒出入。非廬不居。然有垣壘宮室矣。其民雖瘠。墜塞。刈非旃毳。不禦。然有衣服染績矣。自開運中。德光亂華。盡得吾朝帑寶圖書服器工巧事多摹擬中國。久而益盛矣。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蕩虜民。既不樂附。又為虜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關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盡逝。新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右虜下漢。其間士人及有識者。亦嘗悵然無可奈何。

太宗既喪并壘。乘銳直壓其境。國中駭怖。不知所為。其主與左右聚議。皆曰。中朝皇帝此來。但欲恢復土宇。幽州垂陷矣。不可不救之。敗則委棄深遼。未為晚也。中國既得山後郡縣。必不困蹙侵害。我乃傾國抗敵。遂能保其土。彼民復失所望矣。自後遣將出師。蹈其境界。願其營壘。皆欲待命送款。然未能攘奸掃穢。料取全勝。亦彼民之

不幸乎。爾後河朔之民數被其毒。驅掠善良入國中。分諸路落。鞭笞凌辱。酷不可聞。漢人每被分時。夫妻母子各隨虜居而去。號哭之聲震動天地。風雲多為之變色。聞者無不傷心焉。及真宗幸澶淵。親征。遂與盟。歲給金繒。虜人自驚。恐王師遮屯要害。斷其歸路。欣然奉約。自是河朔之民漸有生意矣。

真宗與北戎修好。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丁謂事適然無異論。時王曾為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真若首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首足並處。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顧其國號契丹。足矣。真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識者是之。

王曾知審刑院。法首違制。報徒。曾請非親被之以失論。從杖。既而外郡有以是具獄。真宗怒。詔令如法。曾執前議。上謹容曰。若卿議。是無違制者。曾對曰。如詔旨。亦不免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耶。惟上裁幸。上悟。忻然從其議。因著為令。

真宗疾革。留皇太子決政。資善堂。劉太后諷宰相丁謂謀臨朝。物議憂疑。王曾說后。威錢惟演曰。帝仁孝。結於民心深矣。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屬於儲君。而皇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不見呂武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謀。劉氏無處矣。公實后

肺腑何不入白。即帝不諱。立儲為君。后補政以居。此萬世之福也。后悟。不復有他志。及皇儲踐祚。遺詔軍國事權聽后旨。議久未決。丁謂迎后意。乃上議。太后朝近臣處。大政皇帝朝朔望。獨見羣臣。餘日庶務。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即下中書覆。謂黨皆附和。以為便。曾對曰。天下公器。豈可兩宮異位。又政出宵人。亂之本也。不可。乃引後漢馬鄧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母后坐右。而加簾焉。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已而治定陵。謂果與允恭謀改吉。且幸各禍事敗。抵罪。謂黨佑之。曰。謂首被顧託。請以議功。曾曰。謂事干宗社。議功不及。卒放。謂於珠塵佑者亦廢。先是。謂用事。威賞皆專。達不請于朝。謂已竄。馮拯繼為上相。復躡故蹟。曾喻以禍福。拯深怒之。自是事皆決於兩宮。然太后稍自尊。後既上尊號。乃欲御天安殿受冊。曾執不從。遂降御文德。由是大失太后意。旨及王親官災。曾為宮使。乃免相。出知青州。知者謂曾之大節。邦家賴焉。

故相李昉嘗謂其子宗諤曰。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人吏。難於選補。一省舊規。漸成廢墜。吾罷相為右僕射。都省並無舊吏。惟私名散官數人。主掌案籍而已。舉措應對。山野特甚。省中故事。懵然不知。會勅集三署官議事。省吏以狀來報。吾語之曰。三署

官議事。僕射入省乎。曰不知也。臺省官與丞郎尚書雜坐乎。曰不知也。掌名表郎官與監議御史何向而坐。曰不知也。左右丞與尚書坐孰為主。曰不知也。吾為主客郎。掌誥日時。尚書張昭本海揚昭侃。右丞趙上交。中丞劉溫叟。以耆儒宿德俱在班行。屢陪諸公於都省議事。大凡在內庭論職不論官。入都省論官不論職。學士帶西省官。議事之曰。入都省並轍本班坐。每議事有司於都堂陳幣幕。設左右丞坐於堂之東北南向。設中丞坐於堂之西北面南向。設尚書侍郎坐於堂之東廂面西向。設兩省常侍舍人諫議坐於堂之西廂面東向。設知名表郎官坐於堂之東南面北向。設諫議大夫坐於堂之西南面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坐於左右丞之後。設諸司郎中員外坐於尚書侍郎之後。設起居司諫正官坐於給舍諫議之後。並重行異位。故事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是為四相。自唐開元之後僕射不知政事。然非軍國大事不入省會。議事之曰。三署官早赴省。就次所司先以所議事狀扁呈郎官。畧告大意。然後所司引知名表郎官執所議黃卷昇廳。就本位立。次引監議御史。次引小兩省官。次引郎中員外。次引三院御史中丞。各就本位。然後左右丞昇廳。所司抗聲曰。揖。羣官揖訖各就坐。知名表郎官以黃卷授所司。捧詣左右丞。執卷展書訖復授。

於知名表郎官始命進飲食所司捧筆研立於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請定議左右丞揖羣官訖然後以一幅紙書所議字署事於其下偏授四座監議御史命一吏抗聲曰有所不同者請不署字食既訖所司復抗聲曰食畢揖羣官對揖訖各降階出就本位以所議可否共列狀進入以官高者為表首異議者於閣門別進狀論列如諸司三品以上武班二品以上並入省議事即諸司三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南東宮一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前武班二品坐於給舍之南並絕席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至廳下馬餘官並門外下馬設僕射大夫位於左右丞之前並重行異位揖筆署字皆僕射專之矣故徐鉉在省多知典故亦言江南見舊儒所說議事之儀與吾所記畧同因命寫一圖授省吏未知此輩能遵守否當訪言此時都省猶時復議事近年以來此事都廢惟議謚法則羣官一集於都省郎官由經科入侍者多不知學術但飲食署字而已議罷出省人或問其所議者有全不知其所謂者兩制中淺陋者又耻與諸曹次列多辭以故不赴集由是體為益墜焉

夏寇擾邊關中科歛頻仍民力大困掌計簿者遷徙靡寧無久職之計人戶逃移幾半公私窘蹙及吳遵路為都轉運使雖究意利害而分九等戶為三十七等均徭民

益怨擾不知所措。

契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遷以收士人。幽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煨四端五常六符皆在被遷。三煨四端復尚僞主。慶歷年秋三煨攜嬖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僞主允愷皆有所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逼令再合。僞主允愷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願詢其國中機事。言虜王已西伐元昊。幽薊已虛。我舉必克。所謀凡七事。復為詩以自陳云。雖慚滂勺赴滄溟。仰訴丹衷不為名。寅分星辰將降禍。克方疆寓即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魯。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免於戎虜自稱兄。朝廷以誓約既久。三煨虜壻位顯。恐納之生釁。又移文邊郡。購知三煨未還。求索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舉兵隳好矣。朝廷乃遣還三煨。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亦窘。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煨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三煨送虜主帳前。以其弟弟皆方委任。遂貸三煨死。使人監錮之。議者深嘆惜其事。

天禧末。真宗聖躬多不豫。丁謂當國。恣行威福。時劉筠在翰林。守正不為阿附。謂深嫉之。筠乃求出為郡。止授諫議大夫守廬江。筠拜章求兼集賢院學士。謂沮之不與。

筠舟行至淮上。遇水暴漲。作詩云。行行極目天無柱。渺渺橫流浪有花。客子方思舟下碇。陰虬自喜海為家。村遙樹列清江霽。岸濶平分觸氏蝸。鳶嘯風高誠可畏。此情難喻坎中蛙。識者美其憂思之深遠焉。謂敗復召入翰林為學士。以詩別同僚云。一辭鑿署守英蕃。兩見廬峯媚翠樽。政懦每憐民若子。歲豐還喜稻成孫。離愁且飲閑人酒。密對須求長者言。入奉清朝同一德。晨趨宜歎鬢霜繁。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衣周啟明。將被親策。執政以為封禪有期。將告成功於天下。不當復訪人以得失。遂報罷。夷簡特升職位。俸。啟明免將來進士。鄉薦。啟明乃歸括蒼隱居。聚徒講學。不復仕進。時論高之。

江南徐鉉歸朝。儒筆履素。為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祐與之交款。李至蘇易簡咸師資之。李穆尚書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早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或問其故。鉉曰。亡國之大夫已多矣。時王師已圍建業。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鉉乃徒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撫江南。錄未乃云。天命歸於有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誅。鉉深毀短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

夏國元昊娶契丹女偽號興平公主乃宗真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以至於歿宗真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為元昊畏耶律之強諷宗真促使元昊歸款失之甚矣

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權尹京府自以言事被用以諫諍為己責呂夷簡作相氣勢重矣無敢忤者仲淹屢犯其鋒夷簡深懷忌憚但薄示涵容以親仲淹仲淹終不合每對上言夷簡儉邪不忠宜制其漸因泛論漢世莽卓階亂口治由辨之不早致望其語漏泄諧愬者日至矣上遂疑責仲淹離間大臣傲倖進取落待制職出知饒州言事無敢辯之者皆言仲淹不當指夷簡為莽卓時尹洙余靖歐陽修皆讐書三館相與憤切洙遂詣政府請與仲淹偕貶為黨人靖上書言臣聞位卑而言高者罪也知淺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妄輒有開陳者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雖死無恨伏聞今月九日以吏部員外郎范仲淹忤旨差知饒州臣竊謂仲淹東樸忠之心懷直諒之節不識忌諱有可矜愍觀其臨事不可言必忤上竭忠奉國夫宜私其身哉去歲自貶所召居待問之職爾時正人端士酌酒相賀喜陛下納善思賢招徠忠讜真聖帝明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遂聞以言獲罪左降僻遠事出不意驚動耳目

何其進之太暴而退之太速乎。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少含怒。重加譴謫。臣深為陛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商周之王。嘗云諤諤以昌。不聞誹謗為罪。况仲淹前所言。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所大者。以其言合典禮。尚加優獎。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下屈情狗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前短。縱令謀論褒貶。過當斷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庭。毀平津之任。許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麓。疎漢帝吳王。孰聞此義。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以諫官御史畏罪而不言。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不避誅放。臣之所言。亦非營救仲淹。何則。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吏部員外郎。比於常流。此乃踰涯之寵。今雖落職。實於仲淹之身。未有所損。但所論者。國家大體耳。古皆斥其直臣。皆玷累盛德。故多含垢忍怒。以示容納。非不能快意行事。蓋惜千古之名耳。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逆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惜。則恐書於卷冊。虧玷太平之治。箱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聽。在此舉矣。可不慎乎。臣披瀝肝膽。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日以舜察邇言為念。以漢招直諫為謀。常以壅塞是憂。不以誹謗加罪。追改前

命無重過舉則天下幸甚書奏夷簡內不自安乃謫涿靖官以拒來者歐陽修乃移書司諫高若訥責之曰高君足下予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榜始識足下姓名時予年尚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令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謝天休數人以文章著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側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問尹師魯以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者夫有學問者必能辯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辯是非之明又不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不使予疑之也自足下為諫官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竟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蹟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又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剛正好學博通古今其立朝本末為天下所共知今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辯其非辜又不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於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

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自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耳。雖在朝之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昂自得，了無愧畏，反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歸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能為，乃愚者之不遠，以智文其過，此非君子之職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使天子待不賢聰明所未盡身為諫局，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其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臣逆意賢人，君子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耳。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臣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者耶？當時亦有諫官，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亦未可欺耶？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官，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

道輔皆自諫臣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官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任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耳。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責賢者備甚。今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以為不賢也。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日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官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事。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聊布區區。若訥得書。怒甚。乃綴其書奏之曰。伏覩勅牒。御史范仲淹言事惑眾。離間君臣。自結朋黨。妄自薦引。及知開封府已來。區斷任情。免勘落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及諭中外。臣寮執事。臣以位備諫列。自仲淹落職之後。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畧與勅牒中事符合。臣風聞本人謀事踈闊。及躁情狂肆。陷於險薄。遂有離間君臣之罪。臣既見朝廷行遣。未至過當。固不敢妄有救解也。十六日有館閣校理歐陽修令人持書詆臣。言仲淹平生

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謂臣為御史裏行。曰俯仰默默。無異眾人。責臣今來不能辯仲淹所辜。乃庸人常情。作不才諫官。乃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不敢一言。在其任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言臣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臣以庸鄙。承乏諫憲。屢貢狂斐。以罄丹赤。夫夫馬猶知其主。况臣早聞忠義。久預晉紳。衣君之衣。食君之食。權臣皆非親舊。立朝最為羈孤。陛下仁明。未嘗濫罰。豈願望而懼相位之臣哉。臣為御史諫官。相繼將及二載。每念詔令不便。奸邪慢朝。授任非宜。興造未當。雖有中書已行之事。臣屢嘗率意言之。介然誓心。不知忌諱。至於微小之事。耳目不接。則不敢喋喋。上煩聖聽。以沽名徵譽也。奏對應在皆可驗之。臣與歐陽修。友結素疎。未嘗失色。非意凌犯。固不可校。然本人謂范仲淹。班行無比。稱其非辜。仍言今日天子宰相。以迂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迂意逐之。臣合諫諍。宰臣以迂意逐之。臣合論列。以臣愚見。范仲淹等是論事切直。比來亟加進用。知人之失。堯舜病諸。忽茲狂言。自取譴辱。寬大之典。固宜自當修省。復乃謂之非辜。稱其無比。仍謂天子以迂意逐賢人。誠恐中外聞之。所損不細。臣所以徘徊切慮。而不敢自隱也。事下中

書夷簡乃貶修為峽州夷陵令。時王曾同在相位，意甚不平。然不能救正，但令親戚寬諭貶者而已。固年生乃作四賢詩，數美仲淹等，其詠修詩，請若訥為袖書乞憐。天子旁人到於今，諷誦且美之。然朋黨之說，兆於茲矣。

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良隅掘地，承數百斤，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偽國德昌宮，遺此鉉華之灰積也。李氏區區偏據江表之地，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其國祚之長，永其可得耶。

石介為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傲為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於上，謂介可為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為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栖楚也。

曹利用由和北戎功，漸被擢用，以幹理稱。及當樞柄，益盡忠力。劉后垂簾聽政，利用自以親承顧托，庶事公執。時中官依劉氏之勢，多求微幸，利用屢抑其請。由是讒嫉日至，因其從姪游於鄉野間，服黃袍為戲，遂構成其獄。以至遷逐，中使乘驛監其後，日夕詬迫之。至襄陽驛舍，自縊而卒。時人皆知其寃，利用自居貴位，積聚巨萬，不知分散。又常為寇準所薄，準竄雷州，利用亦有力。人亦以此非之。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邊，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不可守者，悉命

罷之冠益驕橫復掠不已。種世衡者時為郴州幕中。上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之地實當賊衝。可以外固延安。漸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用世衡董其事。且戰且城之。然據險無泉。眾懼不可守。後五十丈復有巨石。其徒皆曰。是豈可井哉。世衡命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價百金。多致其力。果得泉。甘且不耗。水乃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如世衡。募工致力。無不濟者。訟名為請城以之。世衡知城事。寨下屬羗。率持兩端。向背不常。世衡入其部落。勞問親近。無所疑問。屬酋皆附之。建營田百千頃。歲得其利。人頗稱之。

偽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於韓偓。江南李坦時為近臣。私以豔藻之詞聞於主聽。蓋將亡之兆也。君臣之間。其禮先亡矣。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予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拜舊枯餘存者若老龍之形。

王建子偕嗣於蜀。侈蕩無節。庭為山樓。以絳為之。作蓬萊山。盡緣羅為水紋地衣。其

間作水獸芟荷之類。作折紅蓮。陽威集鍛者於山內鼓囊以長筒引於地。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絲為二舟。繞轆轉動。自山門洞中出。載妓女二百二十人。發棹行舟。周遊於地衣之上。採所板運列階前。出舟致辭。長歌復入。周廻山洞。俄而唐莊宗遣使李嚴入蜀。復作此舞以誇之。嚴歸朝貢策。未幾滅王氏。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吏納土牛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三者恐其為人所損。遂移置廳事之左邊。程出視事。恠問之。主者以對。程歎曰。農夫牧豎非升廳之人。兆見於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為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氓叛竊入据城邑焉。蜀人亦服其理識。

成都唐有劍南西川安撫副使馮涓。撰重起中興草玄寺碑。序會昌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畧曰。釋氏不可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令不可以終行者。由時代之意殊也。予讀之數四。亦詣理之言也。

故相陳堯佐。既終身居於鄭。翰林學士李淑知鄭州。諸子納其父行實與淑求神道碑文。淑怨堯佐素不薦引。雖納其潤賂。文有譏薄之意。陳子哀訴。求為改削。終不從。其家耻不立石。因撫淑在鄭時詠柴陵詩。奏之云。弄駟牽車撓鼓催。不知門外倒戈。

○回荒榛斷隴纒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淑自負文藻。急於柄用。眾惡其陰險。每入朝。則縉紳為之不安。上漸知之。故久留外郡。其詩實由怨懟而作。遂罷禁林。主鑰南都。淑上章自理。不_レ已。後因持服。遂留京師。

唐莊宗遣郭崇韜副魏王繼岌平蜀。既而疑崇韜。亦管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本藩人。姓名邈結。然雖不佐命。有大功。莊宗既得天下。頗疑之。盡奪兵權。處以閑逸。至是聞變。急起嗣源將兵討之。洎至鄴。諸軍推以為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彥威曰。與君受命討賊。豈料天時人事如此。然諸軍只因饑寒思亂。當奏加恩賞。以圖安靖。爾親衛指揮使元行欽不能審其由。徑奔洛陽告亂。途中逢嗣源子金槍指揮使從環。驅之同見莊宗。遂斬從環。自將以禦之。距汴城五十里。聞嗣源入汴。軍潰而歸洛。時屬中官乘驛就長安。殺偽蜀王衍一行。樞密使張居翰嘆曰。上方寸已亂。一行五千餘人。豈可盡殺。乃改一行為一家。及絳霄之禍。已三日。而殺王衍一家使人。方到長安。蜀人寬之。

慶曆中有宋禧者。為侍御史。禧介廉善。士學術論議。則非其素屬。親事官謀亂。夜梯殿廡入禁中。垂致不測。既而擒獲。上驚悸累日。厚飭宿衛。常有戒心。禧上言。請市羅

江拘置內中以備守禦人皆傳以為笑目之為羅江御史未幾罷出外任噫禧之意忠矣而思之不精遂取眾請言不可不慎也

德唐明宗親討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宿將同光末趙在禮鄴中亂從明宗討叛伐及人情變革遂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承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遣中人覓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宗親帥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為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寃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以度軍登陴勢不可遏城陷誅之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為億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耶

宋庠葉清臣鄭戩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定中庠為參知政事戩為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祁為天章閣待制趣向既同權勢亦盛時人謂之四友呂夷簡深忌之指為朋黨俄有無名子作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勝中龍虎更無人之句

餘韻甚多。深許庠之私語。沒上聞。乃盡罷四人為郡。仍降詔天下。戒朋比焉。

儒林公議卷下終